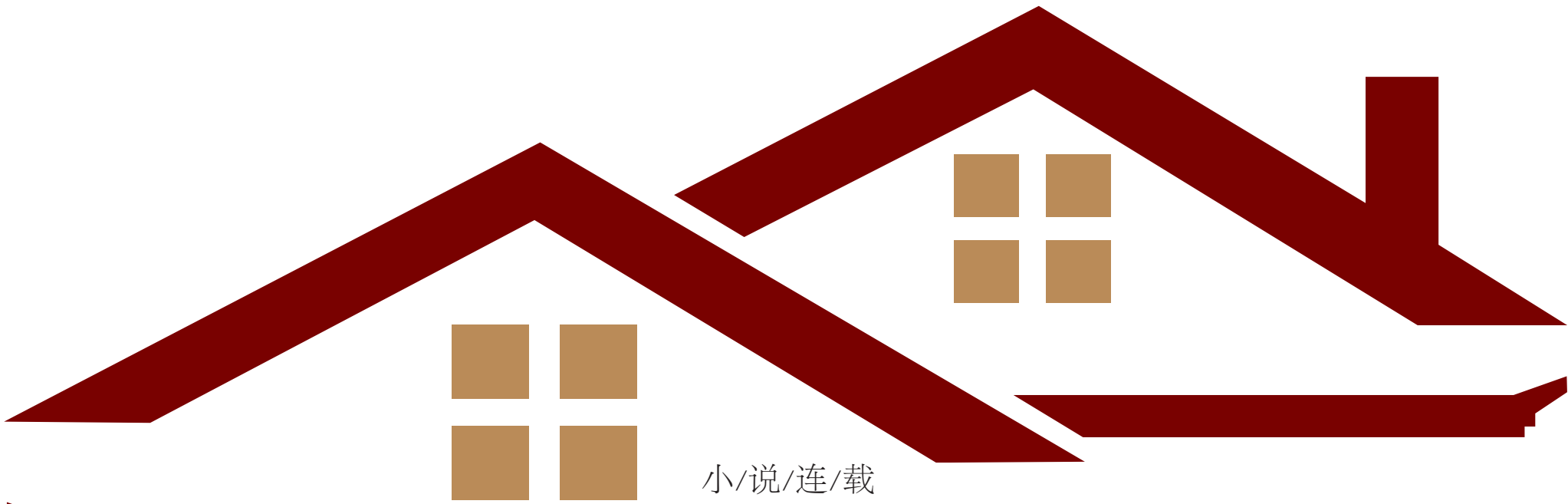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  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  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  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  
XUEHUA  
【第2633期】

## 小说连载

### 禁中

“不去场伙哪里能有钱？我们的钱是要到场伙上去抓，今天晚上我们一起，哥子们有钱。”

“既然连副作后台，我还怕什么？我们联手捞一把。”胡显说。

“好，说定了，今天晚上一起去。”

万连副从衣兜里掏出钱来说：“我出来时忘了买烟，你去给我买一盒十号牌来，这个新兵也去，剩下的钱给你们喝茶。”

胡显为难地说：“我们是在这里值勤呀。”

“嗨，你怕什么？这土司官寨兵山一座，我万连副手中的二十响不是吃素的，连一个丫头也看不住？”

万连副双手推着二人说：“去去去，也该在外面透透气了。”

胡显拿着钱同那个新兵一起朝外走。万连副看着女土司身边的小姑娘亚洛说：“亚洛，你去给我打一壶酥油茶来，要现熬的，去吧。”

小亚洛瞪着一双黑黑的眼睛看了看万连副，又看了看女土司。女土司不动声色。

万连副说：“去吧，亚洛，下次叔叔给你带一包红糖来。”

万连副看着亚洛走了，再看看四周，回到女土司身边，低声说：“女土司，你受苦了。”

女土司头也不抬，说：“万连副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。”

“不，女土司，我是真心来看你的，是雍错要我来的，她很想念女土司。”

“这么说，那天晚上真是你万连副在雍错的房子里了。”

“不瞒女土司，那天晚上是你替我们解了围，我们非常感谢你。”

“也不用说什么感谢，不要恩将仇报我也就感谢你们了。”

“女土司说哪里话？我万连副其他不敢说，忠义二字会常留心间。得人点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女土司对我恩重如山，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万连副在所不辞。”

“你和雍错对我还有这份感情，我算是没有看错人。”

女土司正要说什么，听见外面喊：“立正——敬礼！”

“陈营长来了。”

万连副立即变了脸，说：“女土司，你现在都处在这种环境了，连你自己也管不了自己，你何必还不放过一个丫头呢？你就放过她了吧。不就是一个丫头吗？像女土司现在这样的处境，你还能管得了自己的丫头么？”

女土司也很快反应过来，同万连副一起做起戏来说：“万连副，你不就是一个二十四军的连副，我这个土司还在的一天，我丫头的事我还得管，轮不到你万连副来多操心。”

万连副说：“土司，你要知道，我万连副要想得到的女人是不会放过的；女土司，你还要知道，我万连副可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的人，什么样的事也做得出来。”

陈越江在万连副身后说：“万连副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万连副回过身来一个立正，说：“报告陈营长，是我与女土司说话。”

陈越江说：“两个值勤的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我有话对女土司说，让他们买烟去了。”

“我都听见了，你不要在女土司面前撒野。”陈越江说，“我警告你啊，万连副，不要把你的鸡毛蒜皮私事卷到这里边来。我不准你要挟女土司。以后我若发现你把卫兵弄走，在这里要挟

### 古道救友

第一夜，驮队在章谷东本辖地住宿。他们一部分人卸下沉重的驮子，清点后堆放在一起；一部分人牵着卸了驮子的马匹，到大金川河、革布什扎河、牦牛河汇合处宽阔的河边饮水吃草；

另一部分人则支起三个石块，架上放了清水和少许茶叶的铜锅，捡了柴火烧起茶来。

第二天，因大少爷婚礼在即，需与格商甲本护卫队长森格在章谷会合，同时赴尧让驮运之约，而森格的驮队还没有与他们会合，德嘎姆卡布绒决定驮队由长子德嘎姆登格如和一部分人看护，他与甲业常古、阿尔滚安帕、甲尔足阿崩、阿滚甲冒、阿姆交森森、雍吉甲得吉、赤麦彭措等人到梭布甲本地界接应森格的驮队。

德嘎姆卡布绒众人顺着嘉尔莫欧曲宽阔湍急的河道而下，梭布漫山遍野的碉楼映入了眼帘。那一座座碉楼被田地和林木簇拥着，有的高踞山岭之巅，有的雄峙危崖之上，有的扼守要隘之冲，有的坐落山川形胜之宝地，方位功用各异；或四角、五角、六角、八角不等；或一柱擎天，直插云霄；或与房屋合一，居守相宜；或二三聚首，或各为其阵，疏密相间；或棱角笔直，下宽上窄；或倾斜欲倒，状若弯弓，姿态万千。只见村寨内外，山山岭岭，村村寨寨，无处不有，无处不在。

首次跟着驮队的几个娃子没有见过如此巨大的河流，更没见过一座山上有如此众多的碉楼，一个个啧啧称奇。

“这只是我们漫漫驮脚路的起始，茶马古道绝不亚于拉萨的路途，一路上有看不完的风景，会遇到千奇百怪的事物，但是也充满了万千变数。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葬身在这条路上，永远回不了巴拉斯底。”甲尔足阿崩对他们说。

“白利拉姆虽然不顾我们的死活，我们所做的虽然是一件非常艰辛和凶险的事情，但我们走一趟茶马古道，就增长了一生也学不到的知识，更锻炼了我们为人处世和化解危险的能力。我们应当感到幸运。我们虽然是最下等的娃子，但比起那些整日窝在碉房里酒足饭饱、无所事事的少爷小姐，我们要比他们强多了。所以，大家一定要听从德嘎姆卡布绒阿哥哥的安排，多听多看多琢磨，团结一心，共赴万难。”阿滚甲冒接着说。

马铃叮当响。一道深涧和河流从山顶奔泻而下，汇入嘉尔莫欧曲，将梭布劈成两半，当地人唤作自布。自布河边是一片带状平坦的土地。马队边走边欣赏对面景物，忽然间，烈日晴空、风平浪静的天气骤变。天骤然暗了下来，只见连天接地的风沙从他们前方郭宗的方向，发出轰隆的声响，直向他们席卷而来。

德嘎姆卡布绒从小到大，这条道走了不下二十余趟，但像今天这样异常的天气却从未遇过。他急忙大声呼叫同伴们抓紧马缰绳，扭转马头，背对风暴躲避。说时迟那时快，他们刚背过身，眼前便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只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他们不知往何方而去，隐约听得似有旗帜招展、万马奔腾的浩荡声响。

这样飘飘浮浮地过了约一碗茶的时间，眼前豁然开朗，天地一下变了颜

色。山还是梭布那面山，河还是嘉尔莫欧曲那条河，但是展现在眼前的却是另外一番场景，令他们个个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对面梭布山上林木葱郁，碉楼林立，树木比他们先前看到的高大茂密，碉楼比他们先前看到的多了几倍。特别是顺着一道深涧右面险峻的山梁而上的两排碉楼，显得十分整齐，两排碉楼之间是一条直通云霄的大道。自布河边的沙地上，凭空出现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街道，街道青石铺就，宽阔整洁；一座座房屋炊烟缭绕，彩旗飘舞，灯笼高悬，窗明几净，整个街市人流穿梭，异常繁忙。

河的两岸，是两座圆木垒成的、可供数百人同时渡河的码头。嘉尔莫欧曲宽阔平坦的河面上，数十只牛皮船正排着整齐的队形，围绕着中间一顶由四只船拼接在一起、上面载有插着绘有夏琼神像的轿子。数十只牛皮船上的兵士，头盔闪亮，披甲执刀，雄壮威武，护卫着那顶轿子。

待渡船全部靠岸，大桥对岸旌旗招展的仪仗簇拥，由数十个方阵的兵士护卫着，往前面的街市而去。对岸的所有船只又返回来，一批一批地把这边整齐威严的兵士，以及紧随其后密密麻麻的人群、马群和无以计数的驮子，运往对岸。

而他们的马队，被这浩浩荡荡的队伍裹挟在中间，不由自主地移动到码头边，被四面八方如铜墙铁壁般的人流推搡着，准备渡过河去。

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让闯荡古道数十年、历经千难万险的德嘎姆卡布绒傻了眼。甲业常古、阿尔滚安帕、甲尔足阿崩、阿滚甲冒、阿姆交森森、雍吉甲得吉、赤麦彭措等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最后把目光全部集中到了仍然不知所措的德嘎姆卡布绒的脸上。其他驮脚娃一个个更是惊慌失措，目瞪口呆。

河两岸人潮涌动，河面上船只往来穿梭，不闻人喧马叫，只听得脚步铿锵之声，下驮上船发力之声，木桨划水之声，一切有条不紊，场面壮观宏大。

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德嘎姆卡布绒和驮队所有人的手都相互挽在了一起，他们紧紧地聚集在一起，生怕被这浩荡的人流冲散了。

更令他们惊奇的是，一只皮船只能载十余人、近二十个驮子，他们的马队势必被拆散，但当他们到了对岸时，他们和马匹又聚在了一起。

一个头上戴着双角头盔、青色条纹涂面、状似军官的人，指着他们的马匹和驮子，说了几句话。其余人一字也没听懂，只有德嘎姆卡布绒听出了他说是古象雄语，大概的意思是说：大家都上马，跟着前面的队伍走。

街市上面的房子是一个宽敞通透的厅堂，两头望不到边。厅堂里整齐地排列着两列桌椅，大半已坐满宾客，桌子上摆放着各式的菜肴和美酒，上菜端酒的仆从来往穿梭其间。德嘎姆卡布绒和同伴们也照样依次坐在席桌上。

人不断地进来，菜不断地上着，约莫整个厅堂里都坐满了人，宴席就开始了。

## 嘉绒传奇

◎嘉绒云灯